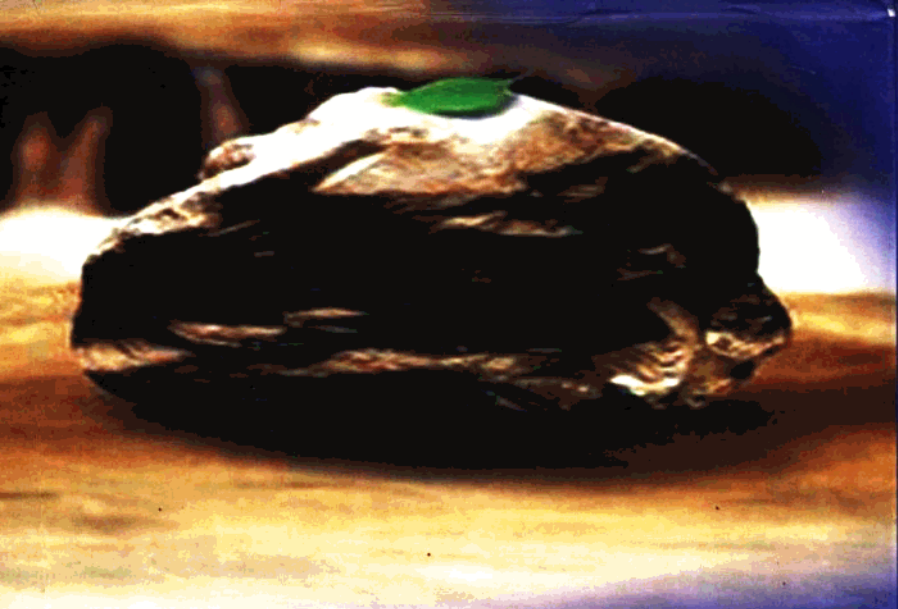




情感的天空

20 世纪文学艺术概说

季广茂 著

江月 清泉 主编
泰山出版社



目 录

一	艰难时世	(1)
	1. 新世纪的涛声	(1)
	2. 世纪初的风景	(6)
	3. 伟丈夫的柔情	(10)
	4. 黄土地的酸辛	(22)
	5. 热切中的冰心	(27)
	6. 感伤中的诘问	(30)
	7. 蛇窟中的逍遥	(33)
	8. 山雨欲来的时候	(35)
	9. 注目于平头百姓	(38)
	10. 捕捉性的苦闷	(41)
	11. 享受性的欢娱	(45)
	12. 女性的豪气与闺气	(46)
二	动荡岁月	(49)
	1. 失败后的激愤	(49)
	2. 激愤后的幻灭	(52)
	3. 幻灭后的执着	(56)
	4. 追求灵肉的和谐	(59)
	5. 展示人生的灰色	(64)



	6. 暗香浮动月黄昏	(66)
	7. 流浪人唱流浪歌	(68)
	8. 精神分析在中国	(70)
	9. 新奇感觉的捕捉	(72)
	10. 以铁笔铸就文章圣手	(79)
	11. 以血泪抒写家园春秋	(83)
	12. 以痴心营造世外桃源	(85)
三	狼烟滚滚的时候	(90)
	1. 战鼓声声传危情	(90)
	2. 乱世佳人终入梦	(92)
	3. 初踏黄土地的茫然	(97)
	4. 注目解放区的蓝天	(103)
	5. “活捉社”里的故事	(107)
	6. 桑干河上的“阴谋”	(108)
	7. 唱给“兄弟”的赞歌	(111)
	8. 政治小说新天地	(113)
	9. 阵阵辣味扑面来	(114)
	10. 展示大后方的霉气	(116)
	11. 剥去新儒林的伪饰	(117)
四	心曲诉与谁人听	(120)
	1. 半解放的尝试	(120)
	2. 大解放的诗体	(122)
	3. 狂飙突进的摇滚	(124)
	4. 孤苦寂寞的叹息	(125)
	5. 格律诗的“理想国”	(128)
	6. 象征派的“乌托邦”	(131)
	7. “现代”及其成熟	(134)
	8. “坚忍”及其限度	(135)

	9. 时代的强音与乡音·····	(138)
	10. 革命的激情与柔情·····	(141)
	11. 庆祝新生的放声高歌·····	(147)
	12. 不见阳光的浅吟低唱·····	(155)
	13. 新生代的新生与心声·····	(158)
	14. 90年代的消歇与没落·····	(166)
五	一世风雨一世情·····	(174)
	1. 旧传统的延续·····	(174)
	2. 新时期的探索·····	(180)
	3. 90年代的困惑·····	(190)
	4. 非凡的岁月·····	(195)
	5. 极端的年代·····	(198)
	6. 坎坷的道路·····	(202)
	7. 未来的歧途·····	(206)
六	惶恐滩头说惶恐·····	(210)
	1. 万物崩析的荒原·····	(210)
	2. 中心失依的理性·····	(214)
	3. 地狱人生的绝境·····	(216)
	4. 虚妄不实生命·····	(220)
	5. 难解难消的本能·····	(225)
七	虚无缥缈的天国灵音·····	(233)
	1. 警示与辨析·····	(233)
	2. 鲜花与牛粪·····	(235)
	3. 情感的波纹·····	(237)
	4. 梦中的醉舟·····	(239)
	5. 无中生有的“梦幻”骚客·····	(241)
	6. 步入人间的“纯粹”诗人·····	(242)
	7. 走出荒原的“象征”大师·····	(245)



八	支离破碎的梦魇世界.....	(248)
	1. “疯人院”的“呐喊”.....	(248)
	2. “城堡”中的“审判”.....	(253)
	3. “天边外”的“毛猿”.....	(259)
九	瞬息万变的内心体验.....	(265)
	1. 意识如流.....	(265)
	2. 流年似水.....	(271)
	3. 人生即梦.....	(276)
	4. 往事如烟.....	(282)
十	无可逆转的生存绝境.....	(291)
	1. 活着,然后决定自己干什么	(291)
	2. 除了作出选择,你别无选择	(293)
	3. 心如止水,抵抗荒谬的秘诀	(298)
	4. 面对厄运,异乡也有正气歌	(301)
	5. 无奈人生,荒谬树上荒谬果	(303)
十一	平心静气的荒谬绝伦.....	(306)
	1. 人与自己相别离,意义终于丧失	(307)
	2. 美好的日子里,人们挖坑埋自己	(309)
	3. 等待呀等待,那可是人类的唯一	(316)
	4. 感受荒诞,尴尬人生的艰难课题	(319)
十二	焕然一新的文学历险.....	(321)
	1. 反叛传统,新小说破旧立新	(321)
	2. 心灵捕手,于细微处见精神	(327)
	3. 铁笔如椽,野渡无人舟自横	(332)
十三	无可奈何的苦中作乐.....	(338)
	1. 幽默也有颜色.....	(338)
	2. 苦中亦可作乐.....	(340)
	3. 以轻松瓦解沉痛.....	(343)



4. 纵有悲意也从容·····	(346)
十四 诡秘离奇的神话意境·····	(358)
1. 蛇头龙尾:从欧洲到拉美·····	(358)
2. 前因后果:从政治到文学·····	(360)
3. 新奇的土地,神奇的现实·····	(365)
4. 百年的孤独,千年的荣辱·····	(368)
十五 从高歌猛进到寻寻觅觅·····	(378)
1. 世界文学的另一维度·····	(378)
2. 苏联文坛的坎坷之路·····	(380)
3. 社会主义的文学之父·····	(386)
4. 十月革命的伟大歌手·····	(390)
5. 一个世纪的晨钟暮鼓·····	(396)
十六 从日薄西山到默默崛起·····	(403)
1. 麦田的守望者·····	(403)
2. 欲望的揭秘者·····	(406)
3. 人生的质疑者·····	(412)
后记 走向业余·····	(420)

一 艰难时世

1. 新世纪的涛声

1999年的3月初,中国大陆几乎每家报纸的要闻版都醒目地刊出了冰心于1999年2月28日辞世的消息。人们普遍感到惋惜的是,99岁高寿的冰心没有咬咬牙活到100岁,那样的话,她就是不折不扣的世纪老人——整整一个世纪的见证人。今天,冰心(与巴金一道)已经成为爱、良知、美的旗帜,读者只要读到她的名字,或者再看一眼其作品的封面就足够了——她使作家的意义卓然独立于作品之外。

除了冰心,1900年来到这世界的中国作家的还有老舍(1900~1966)、李金发(1900~1976)、刘呐欧(1900~1939),但没有谁能像冰心这样长寿。冰心去世的消息一传出,中国大陆几乎每家报纸的副刊都发表了纪念性文章,大大小小的文人、学者都出来“泛了一把酸”。这是一个善于做戏的国度,人人都在寻找适合自己表演的舞台,决不放过一次出演的机会——哪怕是无利可图的“友情出演”。其实真正感到刻骨铭心的,除了冰心的亲属,就算北京的花店了。冰心一死,他们的生意要少一大笔了。据说每到冰心的生日,远在上海的巴金总要送给她和她年龄数字一样多的昂贵的黄玫瑰,别的文人于是群起摹仿,一时间“向冰心献花”成为文坛的一大盛事。京城的花店最盼冰心奶



奶过生日了，可惜终于没有送到 100 朵。看来，冰心的去世不仅是中国文坛无可挽回的损失，更是京城花店的一大损失。

比冰心小 4 岁的巴金依然健在，亲朋们向他封锁着冰心去世的消息。

在巴金的书柜里，珍藏着厚厚的八卷本《冰心全集》以及她的散文集、童话集等。冰心称巴金总是“老弟”，这种非亲缘又胜过亲缘的关系，随着时光的推移而越发浓厚。早年的巴金比较孤独，他说是在冰心的作品中找到温暖和母爱的。巴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他离开四川老家的那年夏天，和弟弟一起读冰心的《繁星》，学着做小诗。年少时，他跟着冰心爱星星，爱大海；成年后，一直到今天，冰心不仅仅是她的大姐，更是他的精神支柱！曾经多少回，巴金被疾病折磨得想搁笔了，但他看到冰心仍在写，便“不敢躺倒、不敢沉默，又拿起笔来了”。巴金在文章中动情地表示：“冰心大姐的存在，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她是一盏明灯，照亮我前面的道路。灯亮着，我放心地大步向前！”^①

此前不久的 1999 年 2 月 11 日，中国文坛另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作家萧乾刚刚过世，他们（冰心和萧乾）前后相随，只差 17 日。二人生前有着非同一般的情谊：

长萧乾 10 岁的冰心，在萧乾的眼中是“坚强而敏锐”的。巴金和冰心相识于 30 年代，而萧乾和冰心则在 20 年代就称“姐”道“弟”了。萧乾已经于今年 2 月 11 日病逝，他生前曾说过，“冰心老人之了不起，首先就在于她虽有时浸于回忆中，然而她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正凛然地盯着现实。什么尖锐的问题她都敢碰，什么不平她都要鸣……她

^① 陈宽：《直面现实的精神支柱——冰心与文坛大师巴金萧乾的交往》，《今晚报》1999 年 3 月 2 日。

拥有火热的正义感和一颗大无畏的心灵!”冰心的弟弟谢为楫是萧乾少年时的同窗学友,放学后萧乾常常连家也不回,就跟着谢为楫到位于老北京中剪子巷的“谢家大院”去玩耍,慢慢地也就和为楫的姐姐谢婉莹(冰心原名)熟了,也跟着为楫喊她为“大姐”,这样,一喊就喊了八十来年。而原名“萧秉乾”的萧乾因为谐音,一直被冰心昵称为“小餅乾”,后来便被冰心的女儿吴青称为“餅乾舅舅”,即使到了九十高龄,一旦见面后告别,冰心仍然要亲吻“小弟弟”萧乾的额头。^①

萧乾早在20年代就开始和冰心称“姐”道“弟”了,却在40年代反对郭沫若和茅盾称“老”道“公”:

每逢人类走上集团主义,必有头目招募喽罗,因而必起偶像崇拜作用。此在政治已误了大事;在文坛,这现象尤其不可。真正大政治家,其宣传必仰仗政绩;真正大作家,其作品便是不朽的纪念碑。近来文坛上彼此称公称老,已染上了不少腐化风气,而人在中年,便大张寿筵,尤令人感到暮气。萧伯纳去年九十大寿,生日那天犹为原子问题向报馆投函。中国文学革命一共刚二十八年,这现象的确可怕得令人毛骨悚然。纪念五四,我们应革除文坛上的元首主义,减少文坛上的社交应酬,大家埋首创作几部硬朗作品。那样方不愧对文学革命的先驱。那样,中国文艺才有活路可走。^②

萧乾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度被郭沫若讥讽为“黑色”的“买办型”作家,甚至是反动的“政治扒手”。一方面反对别人“称公

① 陈宽:《直面现实的精神支柱——冰心与文坛大师巴金萧乾的交往》,《今晚报》1999年3月2日。

② 萧乾:《中国文艺往哪里走?》,《大公报》1947年5月5日。

称老”，一方面又和冰心“称‘姐’道‘弟’”，这说明“人情”毕竟不同于“世故”，也昭示出冰心对于几代人的非凡影响。实际上，这是20世纪中国文坛上“联络图”和“恩仇录”的一个缩影：20世纪的中国文坛为此生出了多少恩恩怨怨，付出了几多鲜血与生命，是没有人能说得清的。

1900年，伴随着歇斯底里的民族主义运动组织——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宗旨）的覆灭，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这使老舍的父亲和千千万万的普通百姓一道，死于北京隆隆炮火之中。1900年，孙中山打着“护洋灭清”的旗号，在广东惠州发展秘密组织，组建武装力量，并与满清军队英勇交战。1900年，由保皇会支持策划的汉口起义，照例没有成功；被清政府悬赏了14万两白银的康有为，正屈从于加拿大侨民的要求，把保皇会的主要宗旨由“保皇”改为“促商”（保护华侨的商业利益）；此时的梁启超正在澳洲发表一系列的演讲，主张共和革命之后让光绪皇帝出任共和国的总统。1900年，清政府要求英国领事引渡上海租界内的《苏报》编辑，以便交刑部审讯定罪；那一年，以《革命军》闻名于世并为《苏报》热烈响应的邹容，虽然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却浑身洋溢着炽热的革命激情，东奔西走，号召革命。打倒皇帝，推倒满清，是那时的“时代最强音”：

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吾于是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颡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革命哉！革命哉！我同胞中，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量男女，其有言革命而实行革命者乎？我同胞其欲相存

相养相生活于革命也。吾今大声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①

1900年，居住在北京的秋瑾亲眼目睹了八国联军的攻城掠地。她那时正试图冲破家庭的牢笼，步入革命大潮之中。秋瑾是一个极具个性的女侠，反抗一切君临其上的权威，似乎是上帝赋予她的使命。她的父亲和蔼可亲，对她百般娇惯，她却在文章中不断展开无情批判。她抱怨父亲包办其婚姻，反感于父亲让她缠足。她的丈夫对她几乎也是百依百顺，她却无怨无悔地离开丈夫、子女，只身东渡日本，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她被杀之后，还是她那被抛弃的丈夫去处理她的后事。在日本，她赞赏男同胞们的尚武、果敢、枪法和制造炸弹的技术，却又深为自己的女性角色感到烦恼和困惑。她一度把自己装扮成西方绅士模样，西装革履，提着手杖，甚是威风。在这个背景下，她关心中国“二万万女同胞”的命运，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唉！世界上最不平的事，就是我们二万万女同胞了。从小生下来，遇着好老子，还说得过；遇着脾气杂冒、不讲情理的，满嘴连说：“晦气，又是一个没用的。”恨不得拿起来摔死。总抱着“将来是别人家的人”这句话，冷一眼、白一眼的看待；没到几岁，也不问好歹，就把一双雪白粉嫩的天足脚，用白布缠着，连睡觉的时候，也不许放松一点，到了后来肉也烂尽了骨也折断了，不过讨亲戚、朋友、邻居们一声“某人家姑娘脚小”罢了。这还不说，到了择亲的时光，只凭着两

① 邹容：《革命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2页。



个不要脸媒人的话，只要男家有钱有势，不问身家清白，男人的性情好坏、学问高低，就不知不觉应了。到了过门的时候，用一顶红红绿绿的花轿，坐在里面，连气也不能出。到了那边，要是遇着男人虽不怎么样，却还安分，这就算前生有福今生受了。遇着不好的，总不是说“前生作了孽”，就是说“运气不好”。^①

秋瑾此番夹杂着愤懑的喟叹，为世纪初年的革命洪流增添了新的内涵，女权主义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从此，秋瑾不仅关心政治革命，而且关注女性权益。为了政治革命，她献出了生命，于1907年7月15日被斩首处决。她以实际行动，肯定了自己女性革命者的角色，把女性角色与革命精神、革命行动完善融合到了一起，尽管死到临头又生出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哀怨。

值此世纪之末，在那些因为冰心没有活到100岁而感到万分惋惜的男男女女之中，还有谁记得当初只有二十几岁便英勇献身的“革命女侠”呢？看来，时间的流水会把一切抹平。这并非一句大而无当的格言，而是凝聚了千百次悔与恨的人生经历的写真。是啊，还有什么比“忘却”更好的“纪念”？“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②

2. 世纪初的风景

世纪初年是革命的年代，也是文学艺术极其繁荣的时代。在漫长的中国政治史和文学史上，革命与文学第一次结下“神圣

^① 《秋瑾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5页。

^② 《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纪念》，《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88页。

同盟”。

在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出现过两次较大的创作高潮:一次是从明初至清中叶,相继出现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长篇巨制;一次是清末民初,即20世纪初至辛亥革命前后,创作数量巨大,小说发展迅速,推动了中国小说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虽然从总体上看,就小说的质量而言,后一个高潮无法与前一个高潮相比肩,但在20世纪初年,小说的确获得了长足发展。首先是文学期刊大量涌现,据阿英统计,自1902年至1910年间,文学期刊多达16种,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空前性的。其次是小说的创作队伍不断壮大,据阿英统计,1892~1911年间,小说至少有450种,作家至少有400人,而真正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还是在1902~1904年间。这期间,创作的小说多达44种,近代小说中比较著名的作品,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都在此间发表了部分章节。第三是小说的题材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批评时政、反对侵略、振兴中华是这个时期小说的主题,它改变了古代小说通过描写志怪、寓言、讲史、公案、神魔来曲折影射现实的状况,开辟了直接描写现实的新局面,政治题材的小说也第一次堂而皇之地步入中国文坛。这一方面是受到了日本政治小说的影响,一方面是因为清末的文网有所放宽。而且小说理论和小说批评此时十分兴盛,至少在文体形式上,不再像过去那样停留在序、跋、评点、野史、笔记的层面上。这期间最具代表性的小说是《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官场现形记》是李伯元的代表作,也是揭露官场腐败黑暗最有力度的一部长篇小说,发表于1903~1905年间。揭露官场的腐败和黑暗,是近代小说比较普遍的关切点,但《官场现形记》更显示出独有的深刻性,因为它并非一般性地描写官吏的贪赃

枉法,而是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清政府的捐官制度和卖官鬻爵的腐败风气,暗示出封建制度行将就木的必然趋势。在小说展示的清末官场上,“金钱”主宰了一切,卖官鬻爵之风盛行,官场如同商场,只要有钱,刚出娘胎的孩子也可以捐官——别号“落地道台”的傅博万,他的“道台”就是他父亲在他尚未满月时出钱捐来的。在官场上,各级大小官吏都像是从钱窟中爬出来的魔鬼,他们人人财迷心窍,个个官瘾十足,为了刮钱和当官,一切廉耻荣辱都不在乎,甚至把自己的女儿送给上司玩弄——一个叫冒得官的炮船上的管带,不仅将17岁的女儿送给羊统领作妾,而且还跪在门外对羊统领的“赏光”表示千恩万谢。这样的官吏对待手下的“臣民”是何等的如狼似虎,是可想而知的。在老百姓连树皮草根都吃光的饥荒岁月里,他们竟以赈灾为名,招摇撞骗,吞吃赈款,卖禄捐官,以走上为官作宦之途——浙江道台申义甫家经过三代赈灾,由十来吊的收入到“好几十万”的家财,都是这么来的。此外,不以丧权辱国为耻,而以奴颜媚外为荣,这样的卖国行径比比皆是。大大小小的官员,上至衙门里的王公大臣,下至州县中的斗筲小官,都对帝国主义的欺凌采取柔媚、迎合、敷衍、搪塞的态度,甚至甘当帝国主义的顺民奴才。总之,《官场现形记》敢于揭露清政府的腐败黑暗,敢于揭露官僚们出卖民族利益、仰仗洋人鼻息行事的奴性,触及了当时的主要社会矛盾,具有进步意义。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吴趼人,是20世纪初年创作数量最多、作品影响最大的作家。他的小说题材广泛,多侧面地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主人公“九死一生”的经历为主线,从他为父奔丧开始,至其经商失败结束,通过这个人物20年间的见闻和遭遇,广泛揭露了清末社会的黑暗现实,也从侧面反映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通过200余件“怪现状”,勾勒了一个鬼蜮世界。作品开篇即写

九死一生初入社会所见到的怪事——贼扮官、官做贼，暗示出“官场皆强盗”的黑暗现实。那里的坏蛋个个飞黄腾达，那苟才之流的无耻官僚，虽然三起三落，到底还是立于不败之地。他出身捐班，无学无识，只是善于谄媚、行贿，甚至逼迫自己新寡的儿媳嫁给两江总督作五姨太太。他两次丢官，但最终还是通过巨额贿赂，东山再起。与此相应的是，在那里，正直的士子官吏则无立足之地，榜下知县陈仲眉虽然颇有才学，人也精明干练，但不会逢迎，又无钱行贿，结果长期得不到差事，贫困潦倒，自缢身亡，遗下寡妻幼子饱受人间的煎熬。作品还描写了商界的生活，有意把“商场”与“官场”对立起来描写。九死一生不愿做官而走经商的路子，就是认为商场比官场更干净，这与传统的“无商不奸”之类的鄙视商人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小说还生动揭露了北方斗士、洋场才子的本来面目，他们或者故作狂狷以买名，或者胸无点墨而卖弄风雅，或者有点技艺即大话满天。总之无论官场、商场、洋场，都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怪现状”，封建社会得以维系的纲常名教、伦理道德在金钱的冲击下土崩瓦解，宗族家庭间骨肉相残，亲朋好友间尔虞我诈，都成了社会生活的“常态”。对这一切，吴趼人的态度不像李伯元那么乐观，他充满了悲观的情怀，《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开头便说：“不知此茫茫大地，何处可容身，一阵的心如死灰，便生了个谢绝人世的念头。”小说以九死一生、吴继芝经商破产，蔡侣生被革职查办收尾，表现了浓厚的悲观、厌世思想。的确，有谁能指望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焕发青春的光彩呢？

政治革命似乎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自然之理，文学也渐渐成了政治革命的有力武器。

3. 伟丈夫的柔情

虽然 20 世纪初年的小说创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后来的小说发展相比,总是还有较大差异——一个属于近代形态,一个属于现代形态,楚河汉界,泾渭分明。对于中国文学来说,20 世纪是一个崭新的世纪,因为 20 世纪初年发生过一次重要的文学革命——“五四”文学革命,它改变了中国文学的走向,使中国文学以崭新的面貌面对世界。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文学等各种文类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致于使很多人一直到了世纪之末,还在惊呼“五四”文学革命造成了“中国文学的断裂”。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文学革命后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决裂,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睁开了眼睛看世界的结果。没有“五四”文学革命,今天的文学艺术将以何等面目迎接 21 世纪的到来,实在是很难说的事情。

“五四”文学革命之初,呼唤文学革命的人很多,但一时还没有优秀的文学作品显示文学革命的成果。到了 1918 年形势为之一变,因为这一年的 5 月,《新青年》发表了鲁迅著名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狂人日记》是鲁迅的成名作,它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立即在文学界、思想界引起震动。《狂人日记》是一篇划时代的作品,它宣告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显现了文学革命的光辉业绩。以疯子为题材进行创作,在鲁迅那里也深有寓意——“意在暴露礼教和家族制度的弊害”。历史上常常把那些反抗传统、离经叛道的勇士看作是疯子,比如孙中山,比如章太炎,而那些疯子都是最先觉悟的聪颖之士。《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就是这样一个先知先觉者,他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都作了淋漓尽致的揭示。从表面上看,《狂人日记》以日记体的形式记录一个疯子在病情发作时的疯言疯语,可仔细一

琢磨，他的话几乎句句都是至理名言。别忘了鲁迅在日本学的是医，对各种精神病都了如指掌；而且他一辈子生活在“医学”的隐喻之中——以作家为医治病痛的医生，以作品为救国救民的良药。^①

比如他揭露封建伦理道德的吃人本质，“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在一个两千年来几乎以儒学为国教的国度里，这真是惊世骇俗、振聋发聩之语，即使到了地球已经成村的世界之末，我们分明还能感受到其中的震撼力。鲁迅说过，中国就是一个大型的人肉宴席，人人都在吃人，人人都在被吃。吃人的时候，都怀着“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心里装着吃人的意思”，但“直捷杀了，是不肯的，而且也不敢，怕有祸祟”，都要借助于伦理道德的伪装，满口的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讲理的时候，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吃人的手段尤其多样别致：或者是布满罗网，逼人自戕，既杀人吃人，又不必顶杀人的恶名；或者预备一个名目，诬其为疯子或恶人，径直杀了吃了，不但太平无事，或许还会赢得“为民除害”的美名。吃人者并非都是那些有权有势者，作品中的男女老幼（包括狂人自己）也都是吃人者，那些“给知县打枷过的”，“给绅士掌过嘴的”，“衙役占了他妻子的”，“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眼里也都露出吃人的凶光，都在有意无意地吃人。鲁迅在1918年8月给许寿裳的信中说：

① 鲁迅说过，有人见章太炎的文章不合其胃口，便说“章疯子大发其疯”；见他的文章与自己不谋而合，便说“章疯子居然不疯”。可见“疯”与“不疯”并不是一个病理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它常常成为强势人物迫害异己的借口。法国的福柯（Michel Foucault）曾经写过一本专著，对此类现象分析得鞭辟入里。参见其《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三联书店1999年版。